

吳佩孚開府洛陽記 (一)

于凌波

八方風雨會中州

洛陽古城風雲際會

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(農曆三月初七)是北洋政府陸軍第三師師長、直魯豫巡閱副使、兩湖巡閱使、孚威上將軍、蓬萊秀才出身的吳佩孚五十壽誕，這一天，古老的洛陽城冠蓋雲集，大小旅店客滿，這些都是不够資格住入西工繼光樓賓館的客人，他們一大早便忙着趕往西工巡閱使署，給吳玉帥拜壽。洛陽城區距離吳佩孚開府洛陽時的照像



西工，還有上十里的路程，那時的交通工具，既沒有計程車，也沒有公共汽車，私家汽車更是絕無僅有，唯一的交通工具是黃包車，當地人叫做東洋車的。一時拉東洋車的個個眉開眼笑，生意比往常好了幾倍。

真正第一流的貴賓，却是住在巡閱使署的賓館，位於西工西花園的繼光樓。繼光樓位於西花園使署南邊，是一幢西式磚造的二樓洋房，規模壯麗，設備齊全，樓上下有大小客房數十間，客廳中有一付吳玉帥親書的對聯，聯語是：

得志當為天下雨

論交須有古人風

那一天，繼光樓衆多的貴賓中，有一位花甲老者，專誠自西安趕來祝嘏。他既不是達官顯要，也不是督軍司令，却名滿天下，受人尊敬，此老非他，乃是遜清保皇黨首領，丁巳年復辟要角，「南海聖人」康有爲。吳大帥壽誕，各方政要賀壽的餽品，堆積滿了數棟房屋，甚至於滿清遜帝宣統，也派了他內務府大臣鄭孝胥之子鄭垂，攜着他親書的壽頌一軸、純金

無量壽佛像一尊、御用綢緞、極上茗茶及各種珍果，爲吳大帥壽，而康聖人却是秀才人情紙半張，輕飄飄的遞上一付對聯。而這付對聯，却是總值上百萬銀元的禮品中最出色的一件，事隔六十年，到現在尙爲人傳誦不衰。聯語是：

牧野鷹揚，百歲勳名纔半紀

洛陽虎踞，八方風雨會中州

那時是第一次直奉大戰之後的第二年，吳玉帥一戰勝皖，再戰勝奉，吳子玉意氣飛揚，有逐漸出關，武力統一全國的意圖，康聖人這付對聯，極盡恭維捧場之能事，却也有暗示與鼓勵的意味在內。不過康南海這付對聯，最後這七個字也得真好，在吳玉帥一生六十六年的生命裏，自民國九年到十三年——他四十七歲到五十一歲這五年，是他一生事業的高潮，而在十一年七月，到十三年八月的兩年兩個月之中，却又是他事業高潮中的顛峯時代，十一年直奉之戰，奉張敗績，吳玉帥聲望之隆，如日中天，通電主張尊崇法統，恢復民初國會，迎黎元洪復大總統之位。直系領袖曹錕及十省軍政首長聯名響應，徐世昌不得不黯然下台，迎來黎菩薩重登總統寶座。事實上「直系即中央」，直系領袖曹錕是北洋政府的

太上政府。而吳子玉却又是曹錕的靈魂，曹大師遇事都要問問「子玉老弟」，所以說北洋政府的軍政重心在洛陽也未嘗不可。

吳玉帥開府洛陽那幾年，平漢、隴海兩條鐵路上，各方面的賓客代表絡繹於途，這些賓客上自國務總理、各部總長、督軍省長；以至學者名流、各方代表，及公使、領事、工程專家、英美學者，無所不有。十二年五十壽誕，因吳氏事先一再辭謝，各方代表抵洛者七百餘人；次年甲子，吳氏五旬晉一大慶，正當事業鼎盛之秋，四方抵洛祝嘏的賓客逾萬。自五代之後，被冷落了近千年的洛陽古城，也跟着有過幾年畸形的繁榮。果然是「人傑地靈」，「八方風雨會中州」。

秀才投軍當戈什哈

吳佩孚，字子玉，山東省蓬萊縣人，世居城內縣後學街。生於清同治十三年，農曆三月初七日，行二，兄道孚早死，有一弟文孚。父諱可成，經營了一間祖傳的雜貨店維生。不幸於光緒十三年病故，留下了妻子張氏，與十四歲的佩孚和十一歲的文孚兩個兒子。張氏賢慧過人，訓子極嚴。無奈家境貧困，兩兒輟學在家照應雜貨店，再以個人紡織所入，維持一家三口的生計。吳氏幼時，張太夫人以木板置在磨盤上代替書桌，督子讀書。父喪後數月，山東登州府水師營招考學兵，吳往應試，幸獲錄取，每週參加召集二次，月獲餉銀二兩四錢，餉銀所入悉數奉母，對家庭生計不無小補。十五歲時，在營中召訓餘暇，從宿儒李丕森繼續讀書，數年之間，詩文大進，博通經史

，對歷史上關、岳成仁及戚繼光禦倭史實，最為欽仰。

光緒二十二年，吳佩孚二十三歲，應院試，中第三名秀才。邊化名翰林秦樹春對他極為器重。不意中秀才的次年，蓬萊縣電報局局長某作壽，閭邑中鉅紳富賈雲集，大開堂會，男女合演，吳佩孚以其傷風敗俗，看不順眼，糾集了一班朋友，到堂會上糾眾撕打，大鬧一場。大概是鬧得太不像話，邑令大怒，革去了他的秀才，並要通緝捕人。這一來吳佩孚在家蹲不下去，不得已離家出奔，到了北京。北京有他一個蓬萊同鄉孫庭瑤，住在崇文門外巾帽胡同，他投奔孫庭瑤，暫住在孫庭瑤家中。但長久賦閒也不是辦法，就師法嚴君平的故技，在崇文門外擺了個卦攤，賺幾文糊口。這樣混了幾個月，他有一個堂兄吳亮亭到了北京，眼看他擺卦攤不是長久之計，就慫恿他去從軍，以謀個出身。他想想也是，於是跑到天津，投到天津武衛軍前軍統領聶士成的帳下。那年是光緒二十四年，吳佩孚二十五歲，別看他二十四、五的一條大漢，但身體瘦弱，不夠當戰鬥兵的資格，只補了一名「戈什哈」，派在沈管帶營中服務。戈什哈就是北洋軍閥時代的勤務兵。可是我們別小看了這一段戈什哈的經歷，沒有這一段的起步，就沒有二十五年後的他威上將軍。

把兄促往保定深造

戈什哈一當兩年，在這段時間裏，結識了對吳佩孚一生有重大影響的老把兄郭緒棟。

郭緒棟是沈管帶營部的文案——書記官，吳佩孚常常替他傳送公文。據說吳佩孚有一天拿着一件要送發的公文，邊走邊看，口中唸唸有詞，並且自言自語：

「這樣不對呀！」

「不對？」郭文案奇怪了，「怎麼個不對法？」

「這公文——」吳佩孚指着公文說出了他自己的意見，只說得郭文案頻頻點首。相談之下，才知道這戈什哈竟是一名被革的秀才，肚子裏還真有點墨水，由這時起，郭文案對吳佩孚另眼看待，兩個人並義結金蘭，成了把兄弟。

光緒二十六年，直隸總督李鴻章，在開平設立武備學堂，以孫寶琦為總辦，聘請了德國教官，訓練新式戰術。郭文案鼓勵他把弟去投考，並在沈管帶面前替他說了人情。吳佩孚不負他老把兄的期望，學術兩科都考及格，但在體格檢查時又被刷了下來——這麼高的一個山東大漢，體重只有六十八斤多，不是現在的公斤，是那時的老秤。吳佩孚覺得這樣回去無法向老把兄交待，就硬着頭皮向學堂裏的主辦人求情，直求到總辦孫寶琦那裏，孫總辦看他尚可造就，就破格錄取。二十餘年後，孫寶琦以北洋政府國務總理身份，到洛陽與吳巡閱使商討南北統一大計，吳佩孚執弟子禮相迎，備極恭謹，就是由於這一段淵源。吳佩孚命運多蹇，開平武備學堂只開學了半年多，就發生了義和團之亂；學堂停辦，學生解散。這一來他又失了噉飯之所，只好回到天津，在老把兄郭緒棟家裏住開。

這樣遊蕩了一年多，到光緒二十八年，清廷

實施陸軍新學制，袁世凱在保定設立通國陸軍速成學堂，吳佩孚時來運轉，一試得中，考入了測繪科。由這時起，才算步入了他人生坦途。吳佩孚在校兩年，發憤向上，跟隨日本軍事教官櫻井文雄大尉等學習一般軍事學科及測繪學科。吳佩孚受櫻井文雄最大的影響，是「運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」這句話。這使他以後帶兵，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，贏得了「常勝將軍」的名號。

光緒二十九年，吳佩孚在保定陸軍速成學堂，以第一名自測繪科畢業，任陸軍中尉，派在北洋督練公所參謀處差遣。

光緒三十年，日俄之戰爆發，中國是中立國，但仗却是在中國土地上打的。先前光緒二十七年的辛丑和約，俄國人在中國東北遲不撤兵，中國國勢積弱，雖然恨在心頭，却也無法可施。這一下日俄開戰，清政府暗地裏和日本人聯絡，有協同抗俄的默契。當時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，特地選拔了十六名年輕有為的軍官，派到山東芝罘，由日本武官守田利遠少佐指揮，再加上三十一名日本人，組成了一支偵探隊，派到東北去偵察俄國軍隊的行動。

深入東北偵察俄軍

被選入偵察隊到東北去工作，是吳佩孚一生事業的發軔。

光緒三十年五月，偵探隊在日人守田利遠少佐率領之下進入東北，與吳同時被選入隊的，還有王懷慶、孟恩遠等，以後都成了北洋要角。當這一批情報人員到了東北後，分別扮成跑江湖、

變戲法的、挑着擔子販洋貨的，分道揚鑣，去做偵察俄軍行動的情報工作。

在這一工作人員中，吳佩孚的工作表現為全體之冠。他實事求是，不出風頭，遇到任何困難，從不說那時中國人的口頭禪：「沒法子」，而總是說：「慢慢的想法子」。日本人對他這句話就特別欣賞，守田利遠少佐遇到困難，也找吳佩孚商量，在他「慢慢的想法子」之下，常在重要關頭，想出一個解決的辦法來。

吳佩孚的任務，是將收集到的俄軍情報，分別彙報給日人守田及袁世凱，由於他工作表現優異，守田少佐特別寫信給袁大臣，推重讚揚吳佩孚的功績。是年九月，袁大臣在天津召見這位中尉隊員，將他晉升上尉，予以慰勉，然後又派往錦州。這一次「吳上尉」遇到了麻煩：十月間，他在錦州與新民屯一帶刺探軍情時，為俄國老毛子捕獲，解到奉天囚禁起來。

關了兩個多月，終於被判處死刑，被俄軍押解往哈爾濱。在火車開到鐵嶺與新台子之間的時候，吳佩孚果然慢慢的想出了法子，他以在奉天羈押時所得的食糧費二十圓，賄通了押解他的老毛子，放他跳車脫逃，撿回了一條命。

脫難後的吳佩孚毫不氣餒，照樣冒險犯難，繼續工作。到光緒三十一年三月，俄國人戰敗，日軍總司令大山元帥及兒玉將軍正式舉行藩陽入城儀式，論功行賞，吳佩孚獲得了一枚日皇頒贈的勳六等獎章。

脫險歸來步步高陞

偵探隊工作結束，吳佩孚回到保定，派在第三鎮差遣。光緒三十二年，調任為第三鎮第十一標第一營督隊官——就是以後的營附。同年十月，晉升少校，調任管帶（營長），這是吳佩孚正式帶兵之始。

這時北洋第三鎮的統制是「北洋之虎」段祺瑞，第三鎮調往關外剿匪，駐紮長春南嶺黑嘴子。未久段祺瑞卸職，中間經過了個任職不久的滿人鳳山，接着由曹錕接任了第三鎮統制。

光緒三十三年、四兩年，是吳佩孚生活較為安定的一段時間，他在長春城內三道街楊家大院租了房子，把老母張太夫人及妻子李夫人迎到長春——吳佩孚是光緒三十年六月，請假一星期回蓬萊結婚的。在長春時，張太夫人抱孫心切，又為他討了一房側室，就是後來在洛陽使署扶正的張佩蘭女士。

光緒三十四年春間，吳佩孚由十一標第一營管帶，調為炮兵第三標第一營管帶。宣統元年年底，奉派帶了一組測繪人員，到中俄邊界與凱湖附近測繪地圖。這一個成員十六個人的測繪小組，在冰天雪地、零下數十度的氣候下，艱苦備嚐，終於達成任務回部。接着又奉派率部去剿馬賊，吳佩孚牛刀小試，屢建功勳。

不幸冬間接到消息，張太夫人在長春病故，可憐老人家一生辛勞，只在垂暮之年，到東北享了三年兒子奉養之福。

宣統三年第三鎮調入關內，警備天津保定。炮兵第三標標統出缺，曹錕保薦吳佩孚充任標統，並晉升上校，至此吳佩孚已躋身中級軍官之列。

第三師長孚威將軍

轉眼到了民國元年，南北議和，袁世凱當選臨時大總統。爲了不願到南京就職，暗中唆使南苑兵變，達到他在北京就職的目的。吳佩孚以「應付兵變有功」，頗爲袁大總統所激賞。次年袁任湯鄉銘爲湘督，派曹錕以長江上游總司令的名義，率第三鎮駐岳州，爲湯屠戶（湯鄉銘嗜殺，人稱湯屠戶）撐腰，這時吳佩孚調爲師部副長官，隨軍南下。在師部年餘，由曹錕保荐升爲第三師第六旅旅長，曹吳的關係由此日益密切。民國五年，蔡鐸的護國軍攻進四川，第三師奉命入川，吳佩孚的第六旅在瀘縣與護國軍打了一場硬仗。這時全國反袁聲浪四起，川督陳宦（二庵）通電「與袁氏個人斷絕關係」，袁世凱憂憤以死，即當時所謂「起病六君子，送命二陳湯」。湯是湯鄉銘，二陳，一位是陳樹藩，另一位就是陳二庵陳宦。

袁死，第三鎮調回保定。民國六年丁巳，發生了辦帥張勳復辟鬧劇，七月，段祺瑞馬廠誓師，曹錕是西路軍總司令，吳旅長佩孚是西路的先行官。復辟事平，曹錕奉命南下討伐湖南的零陵鎮守使劉建藩，兵次漢口，吳旅長奉命代理第三師師長，這時吳佩孚已是獨當一面的重鎮了。

民國七年，南方的護國軍趙恆惕部下岳州，北洋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爲了貫徹其武力統一的主張，下令吳師長率北洋第三師及王承斌、閻相文、蕭耀南等三個混成旅，由鄂入湘。吳師長一路勢如破竹，克岳州、下長沙、佔衡陽，然後

在衡陽屯兵。端午節前夕，段總理電飭吳師長揮軍進攻兩廣，並允事成以廣東督軍一席爲酬。吳佩孚目賭連年內爭，生靈塗炭，就將段電批一閱字，置之不理。八月吳佩孚發表息爭禦侮通電，希望文官不貪污賣國；武官不爭佔地盤，並痛斥段祺瑞武力統一爲亡國政策。這時的吳佩孚，真是響噹噹的愛國軍人；所惋惜者，數年之後，他也抱持武力統一主張，無視於革命的浪潮，而步上段祺瑞失敗的後塵。

北洋軍入湘，勢如破竹，獲得勝利，原是吳佩孚第三師的功勞，但段祺瑞却發表屬於皖系的第七師師長張敬堯爲湖南督軍，對吳佩孚僅實授第三師師長，外加一個「孚威將軍」的空名號。

在衡陽駐防到了民國九年，吳佩孚以久戍兵疲，屢請換防北歸，北政府堅不允許。吳佩孚在熱籌之下，乃率同三個混成旅長，與廣東軍政府的代表簽了撤兵協定，決定撤軍。這是吳佩孚以直接行動參與國事的關鍵，也是使他事業步入高峯的轉捩點。

撤兵北上洛陽開府

吳佩孚衡陽撤防，說起來簡單，事實上是直、皖兩系明爭暗鬥兩年來的一次高潮事件，接下來就是「直皖戰爭」。

北洋軍系統自袁世凱死後，漸形成爲直、皖兩系。直系的領袖是民國六年出任北洋政府代理大總統的馮國璋，民國八年馮國璋病逝，繼馮而爲直系首領的是吳佩孚的老上司曹錕。皖系的領袖是原任國務總理的段祺瑞，民國九年的職銜是

「督辦邊防事務兼管將軍府事務」，事實上他是北京政府的太上總統。

吳佩孚請求撤防，不是北京政府大總統徐世昌不准，而是皖系領袖段祺瑞不准；但不准，並且層層設防，阻止吳軍北歸。這第一道關，是當任湘督、駐軍要衝的張敬堯。第二道關，是直系四大金剛之一的「援川軍總司令」吳光新。段祺瑞令吳光新移師河南，意圖趕走豫督趙倜，而擋住吳軍的去路。最後，是設在保定的第三師營房，也全被徐樹錚的邊防軍佔住了。

這吳佩孚果然是血性漢子，當世英雄，全不把這些險難放在眼裏——事實上，他有曹錕的直系在撐腰，全國的輿論在支持；不然，區區一名師長，怎敢冒天下之大不諱，悍然自採行動？同時，撤軍協定，振師北歸，這其中還有一位穿針引線、幕後策劃的奇人，留到以後再詳說。

民國九年五月，經過了周密的安排佈置後，五月廿二日撤軍北上。他一師加三獨立旅之衆，由衡陽登船，溯湘江北上，廿七日過長沙，經岳陽，出湘江，越洞庭，然後入長江，直抵武漢，卅一日捨舟登陸，武漢學生紛紛上書，稱吳佩孚爲革命將軍。

部隊在湛家磯車站登上平漢路火車，浩蕩北行。過信陽、抵鄭州，豫督趙倜早派了他的老弟宏威軍司令趙傑，在車站以軍禮隆重相迎。

原來吳光新移軍河南，想奪趙倜的地盤時，吳佩孚發表通電抨擊段祺瑞：「全國之大，能否盡爲一系所盤踞？疆吏之多，能否盡爲一黨所居奇？兆民之衆，能否盡爲一人所鞭撻？」所以第

三師一到鄭州，趙倜就把吳佩孚當做靠山。吳佩孚在鄭州住下，立即命令第五旅旅長董國政，率部以最迅速的行動西上洛陽，輕而易舉的解決了徐樹錚邊防軍朱一勳、張亞威兩旅之衆，控制了洛陽，並佔據中原練兵基地西工。吳佩孚早已決定以洛陽做為根據地，以便和在保定的曹錕相呼應。待軍事部署已定，即帶着第六旅和三個混成旅，於六月中旬到了保定。接着七月間在涿州、長辛店打了一場「直皖戰爭」。一仗下來，直勝皖敗，段祺瑞下台。九月二日，吳佩孚以「直魯豫巡閱副使」的新職銜率部進駐洛陽，以城西郊的「西工」為其駐節練兵之所，開始了他如日中天的高峯事業。

西工營建練兵基地

洛陽，這個號稱「九朝都會」的古城，東有成皋之險，西有穀澗之固，北倚大河、南阻伊闕，進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是個便於號令天下，撫輯四方的中原要衝。袁世凱在世時，曾預定洛陽為其洪憲皇朝的最後退守之所，才祕密派人經營西工，一代梟雄，自有其眼光獨到處。

洛陽的命名，是以洛水而來的，洛水源出陝西雒南縣，東南流入河南，經洛寧、宜陽入洛陽，納瀍水、伊水，經鞏縣入黃河。三千年前，武王伐紂，建大周王朝，都鎬城。三監作亂，周公東征，營建東都雒邑，即是最早的洛陽城。那時的城不在現在縣城的地址，是在現在縣城東二十五里，洛水之北的原野上。穀梁傳說：「水北為陽，山南為陽」，所以戰國時更名洛陽。

最早的洛陽古城，曾經作為東周、東漢、魏、西晉，以及南北朝時北魏的國都，但也遭遇過東漢董卓之亂、西晉八王之亂。五胡亂華，劉曜寇洛，俘虜了晉懷帝司馬熾。十六國分立，以中原為五胡異族的競技場。北魏末年，爾朱榮、高歡、侯景，幾次入洛，燒殺無遺。

隋煬帝大業元年，發民伏二百萬，營建洛陽為新國都，這座新城，在漢魏時代故城以西十八里，範圍是：「東出瀍水之東，西逾澗水之西，北倚邙山，南抵伊闕」。城周七十餘里，伊、洛、瀍、澗四條河都流經城內。洛水上有名的天津橋，當時是在顯仁宮裏面。洛陽城西的「西苑」，苑牆週迴一百二十六里，「其內為海，周十餘里，為蓬萊、方丈、瀛洲諸山，高出水面百餘尺，台觀殿閣，羅絡山上」。武則天都洛陽時，更在洛水之濱建上陽宮，臨洛水建長廊，長千餘尺，極富登眺之美。然而，這些勝迹，經過了安史之亂、黃巢之亂，以及唐末五代的歷次戰亂，早已毀於兵燹。

宋室南遷，洛陽地位一落千丈，在元為河南行省的河南北道，在明為河南府。清沿明制，仍以洛陽為河南府。雍正二年，因舊城屢遭兵燹，殘破不全，又為洛陽修了一座新城。

雍正年間修的新城，也就是入民國後所見的洛陽城，是依照當時「府城」的制度所營建的，城圈子小到只有九里十三步，合五平方華里，是隋代洛陽城三百二十平方華里的六十分之一，只是舊城靠西北面的一隅之地。這個小城圈子，東臨瀍水，西距澗水七里，北距邙山五里，南距洛

水三里。抗戰之初湘人魯蕩平任河南教育廳長，寫過一篇「洛陽行」的古詩，開頭就有「九朝都會地，斗大洛陽城」的感慨。然而，這九朝都會的古城，自五代石晉遷都汴梁，冷落了近千年之久，到吳佩孚開府洛陽，竟然又成為全國軍政中心，風光繁榮達五年。

西工，就是在洛陽城西，澗水之東，邙山之南，洛水之北中間的一片大平原上所建設的一座練兵基地。

西工基地營房的面積，是四百萬平方公尺，約合現在的四百甲土地。它不是一座營房，實際是一片營區。每一個大營房中有十餘座磚造平房的兵舍——約是一個團的駐地，而這樣的大營房是一座連一座。

抗戰初期，筆者曾多次經過這片營區，也曾多次進入營房中（去探視我那任下級軍官的哥哥），但我沒有數清大營房究竟有多少座。民初袁世凱經營這片營區，花費了一百七十萬兩銀子，全部可容納四師之衆。

西工，當時是因在洛陽城西興工而得名的，有些人說是「西宮」，甚至於是東漢都洛陽時的「西宮」；這是附會。一、東漢故城是在現在縣城東二十五里，民國初年還可看到故城的一部份城牆。二、東漢宮室，只有南宮與北宮，沒有「西宮」這個名稱。

吳佩孚的「直魯豫巡閱副使」使署，是在大營區靠北面的西花園，以後的「兩湖巡閱使」、「直魯豫巡閱使」使署都是在一地。

（未完待續）